

当代名家随笔精品

草木孰无情·植物卷

冯志远 编



西安出版社

dang dai ming jia sui bi jing pin

当代名家随笔精品

草木孰无情·植物卷

冯志远 / 编

西安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当代名家随笔精品 / 冯志远编. — 西安: 西安出版社, 1993 (2010.1 重印)

ISBN 978 - 7 - 80594 - 115 - 8

I. 当… II. 冯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90177 号

当代名家随笔精品

编 者: 冯志远

出版发行: 西安出版社

社 址: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

邮政编码: 710061

网 址: www.xacbs.com

印 刷: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40

字 数: 767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1 月第 2 版

印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594 - 115 - 8

定 价: 238.00 元 (全 8 册)

△ 本书如有缺页、误装, 请寄回另换



前言



随笔是日常生活中心情、感悟、新观点、新发现的记录。生活如浩瀚大海，博大宽广，时时处处事事都可以写成文章。有文就录，有感就发，有事就记，有理就说，率性而为，或讲述文化知识，或发表学术观点，或评析世态人情，随手拈来，不拘形式，这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随笔精品，这也造就了文笔奇妙的随笔大家。

人的生命形态主要由许许多多细小的琐事组成，大多平平凡凡，寻寻常常，随处皆是，这是生活的常态。只有那些专于注寻常琐事，并热心于生活的人，才能在其中体味出无尽的趣味，他的心境才不至于枯涩，他的心泉才不至于干涸，他一旦弄笔写作便会自然容易找到感觉，很快进入境界，并能挥洒自由。对于琐事总不放在心上的人，在平常生活中发现不了诗意的人，其情感自然会干枯无趣，其心灵自然会顽劣粗糙，当然就很难对生活充满情趣和热爱，他的生活就会显得枯燥无味和苍白无力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要注意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或许那就是我们生活的浪花。

只有当你在生活中步步留心、时时在意的时候，



你才能从平常的生活中获得共鸣，才能生发出启迪心智的哲理，也才可能与写作结下一份良缘。其实，妙语神笔，嘉言华章是天地间早就有了的，它在随笔式的自由写作中最容易呈现出来，只是它需要凝神遐思、用心体味才能妙手偶得，才能浑然天成。

写作和其它艺术一样，只是人的一种生命享受与精神自救。用一颗善良之心、真诚之心去贴近平常生活，从中感悟人生的真谛，触摸时代的脉搏，寻觅真善美的所在，并忠实地将其诉诸笔端，这就是随笔的绝妙之处。

为了使广大读者领略精品散文的神韵，我们特地编写了这套“当代名家随笔精品”丛书，包括《鸟兽通人性·动物卷》《草木孰无情·植物卷》《好景春常在·景物卷》《万水千山情·游记卷》《万物亦通灵·物品卷》《万里诗书路·文化卷》《沧桑人间道·人物卷》《记忆如拾零·琐事卷》共8册。本套丛书精选了鲁迅、夏丏尊、许地山、郁达夫、朱自清、郑振铎和戴望舒等数十位我国散文大家的随笔作品，以及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、霍桑、布封等国外著名文学大师的随笔精品，这些作品都十分关注深层的历史、思想、文化以及生活等问题，内容广泛，包罗万象，大至社会世情、人生哲理，小至身边琐事、风花雪月、鸟兽虫鱼、学习心得、书籍品评、亲情友情，等等，它简洁而又精练，朴素而又优美，自然中透着情韵，博大中闪耀着智慧，凝聚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生活精华，是我们阅读体味的最佳范本，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陈列。



目 录



腊 叶	● 鲁 迅 (1)
野 草	● 鲁 迅 (3)
桃 花	● 鲁 迅 (5)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	● 鲁 迅 (6)
良乡栗子	● 夏 丏 尊 (12)
梨 花	● 许地山 (15)
生	● 许地山 (17)
无忧花	● 许地山 (18)
马缨花开的时候	● 郁 达 夫 (32)
超山的梅花	● 郁 达 夫 (39)
落 叶	● 徐志摩 (46)
只有梅花知此恨	● 庐 隐 (67)
玫瑰的刺	● 庐 隐 (68)
看 花	● 朱自清 (71)
偶然草	● 石评梅 (76)
一片红叶	● 石评梅 (78)
对 花	● 柔 石 (81)



树	● 戴望舒 (82)
又是一年春草绿	● 梁遇春 (84)
毋忘草	● 梁遇春 (88)
眷眷草	● 缪崇群 (91)
囚绿记	● 陆 蠡 (94)
柚 子	● 鲁 彦 (98)
故乡的杨梅	● 鲁 彦 (108)
春意挂上了树梢	● 萧 红 (113)
红的果园	● 萧 红 (116)
鲁迅先生的万年青	● 萧 红 (120)
玫 瑰	● 屠格涅夫 (123)
美丽的蔷薇花	● 屠格涅夫 (125)
金香木花	● 泰戈尔 (127)
雏 菊	● 雨 果 (128)
一株橡树正在生长	● 惠特曼 (131)
火绒草	● 高尔基 (133)
劳作的乐趣	● 霍 桑 (135)
一个树木的家庭	● 于·列那尔 (137)
杂木林	● 德富芦花 (139)
一片树叶	● 东山魁夷 (141)
落 叶	● 米特福特 (144)
采集海草之人	● 赫德森 (150)



腊 叶



鲁 迅

灯下看《雁门集》，忽然翻出一片压干的枫叶来。

这使我记起去年的深秋。繁霜夜降，木叶多半凋零，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枫树也变成红色了。我曾绕树徘徊，细看叶片的颜色，当他青葱的时候是从没有这么注意的。他也并非全树通红，最多的是浅绛，有几片则在绯红地上，还带着几团浓绿。一片独有一点蛀孔，镶着乌黑的花边，在红，黄和绿的斑驳中，明眸似的向人凝视。我自念：这是病叶呵！便将他摘了下来，夹在刚才买到的《雁门集》里。大概是愿使这将坠的被蚀而斑斓的颜色，暂得保存，不即与群叶一同飘散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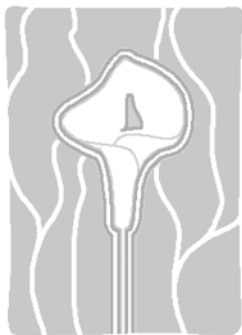
但今夜他却黄蜡似的躺在我的眼前，那眸子也不复似去年一般灼灼。假使再过几年，旧时的颜色在我记忆中消去，怕连我也不知道他何以夹在书里面的原因了。将坠的病叶的斑斓，似乎也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对，更何况是葱郁的呢。看看窗外，很能耐寒的树木



也早经秃尽了；枫树更何消说得。当深秋时，想来也许有和这去年的模样相似的病叶的罢，但可惜我今年竟没有赏玩秋树的余闲。

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《语丝》周刊第六十期）





野 草



鲁 迅

当我沉默着的时候，我觉得充实；我将开口，同时感到空虚。

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。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，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。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。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，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。

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，不生乔木，只生野草，这是我的罪过。

野草，根本不深，花叶不美，然而吸取露，吸取水，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，各各夺取它的生存。当生存时，还是将遭践踏，将遭删刈，直至于死亡而朽腐。

但我坦然，欣然。我将大笑，我将歌唱。

我自爱我的野草，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。

地火在地下运行，奔突；熔岩一旦喷出，将烧尽一切野草，以及乔木，于是并且无可朽腐。

但我坦然，欣然。我将大笑，我将歌唱。



天地有如此静穆，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。天地即不如此静穆，我或者也将不能。我以这一丛野草，在明与暗，生与死，过去与未来之际，献于友与仇，人与兽，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。

为我自己，为友与仇，人与兽，爱者与不爱者，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，火速到来。要不然，我先就未曾生存，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。

去罢，野草，连着我的题辞！

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，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上。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北京《语丝》周刊第一三八期。）





桃花



鲁迅

春雨过了，太阳又很好，随便走到园中。

桃花开在园西，李花开在园东。

我说，“好极了！桃花红，李花白。”

（没说，桃花不及李花白。）

桃花可是生了气，满面涨作“杨妃红”。

好小子！真了得！竟能气红了面孔。

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，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！

唉！花有花道理，我不懂。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五号，署名唐俟。）


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



鲁 迅

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，相传叫作百草园。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，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，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；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。

不必说碧绿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栏，高大的皂荚树，紫红的桑椹；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，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，轻捷的叫天子（云雀）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。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，就有无限趣味。油蛉在这里低唱，蟋蟀们在这里弹琴。翻开断砖来，有时会遇见蜈蚣；还有斑蝥，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，便会拍的一声，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。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，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，何首乌有拥肿的根。有人说，何首乌根是有象人形的，吃了便可以成仙，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，牵连不断地拔起来，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，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象人样。如果不怕刺，还可以摘到覆盆子，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，



又酸又甜，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。

长的草里是不去的，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。

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：先前，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，晚间，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。答应着，四面看时，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，向他一笑，隐去了。他很高兴；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。说他脸上有些妖气，一定遇见“美女蛇”了；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，能唤人名，倘一答应，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。他自然吓得要死，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，给他一个小盒子，说只要放在枕边，便可高枕而卧。他虽然照样办，却总是睡不着，——当然睡不着的。到半夜，果然来了，沙沙沙！门外象是风雨声。他正抖作一团时，却听得豁的一声，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，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，那金光也就飞回来，敛在盒子里。后来呢？后来，老和尚说，这是飞蜈蚣，它能吸蛇的脑髓，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。

结末的教训是：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，你万不可答应他。

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，夏夜乘凉，往往有些担心，不敢去看墙上，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。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，也常常这



样想。但 直到现在，总还没有得到，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。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 自然是常有的，然而都不是美女蛇。

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；雪一下，可就两样了。拍雪人（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）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，这是荒园，人迹罕至，所以不相宜，只好来捕鸟。薄薄的雪，是不行的；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，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。扫开一块雪，露出地面，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，下面撒些秕谷，棒上系一条长绳，人远远地牵着，看鸟雀下来啄食，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，将绳子一拉，便罩住了。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，也有白颊的“张飞鸟”，性子很躁，养不过夜的。

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，我却不大能用。明明见它们进去了，拉了绳，跑去一看，却什么都没有，费了半天力，捉住的不过三四只。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，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。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，他只静静地笑道：你太性急，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，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。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，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，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罢，……都无从知道。总而言之：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



了。Ade，我的蟋蟀们！ Ade，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！

出门向东，不上半里，走过一道石桥，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。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，第三间是书房。中间挂着一块扁道：三味书屋；扁下面是一幅画，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。没有孔子牌位，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。第一次算是拜孔子，第二次算是拜先生。

第二次行礼时，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。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，须发都花白了，还戴着大眼镜。我对他很恭敬，因为我早听到，他是本城中极方正，质朴，博学的人。不知从那里听来的，东方朔也很渊博，他认识一种虫，名曰“怪哉”，冤气所化，用酒一浇，就消释了。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，但阿长是不知道的，因为她毕竟不渊博。现在得到机会了，可以问先生。

“先生，‘怪哉’这虫，是怎么一回事？……”我上了生书，将要退下来的时候，赶忙问。

“不知道！”他似乎很不高兴，脸上还有怒色了。

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，只要读书，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，决不至于不知道，所谓不知道者，乃是不愿意说。年纪比我大的人，往往如此，我遇见过好几回了。我就只读书，正午习字，晚上对课。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，后来却好起



来了，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，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，从三言到五言，终于到七言。

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，虽然小，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，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。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，静悄悄地没有声音。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，太久，可就不行了，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：——

“人都到那里去了？”

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；一同回去，也不行的。他有一条戒尺，但是不常用，也有罚跪的规矩，但也不常用，普通总不过瞪几眼，大声道：——

“读书！”

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，真是人声鼎沸。有念“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”的，有念“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”的，有念“上九潜龙勿用”的，有念“厥土下上错厥贡苞茅橘柚”的……先生自己也念书。后来，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，静下去了，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：——

“铁如意，指挥倜傥，一座皆惊呢；金叵罗，颠倒淋漓噫，千杯未醉嚙……”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，因为读到这里，他总是微笑起来，而且将头仰起，摇着，向后面拗过去，拗过去。

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，于我们是很相宜的。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。我是画画儿，